

藏緬古国初释

陈序经 著

商务印书馆

東南亞古史研究之六

藏緬古國初釋

陳序經著

序

在現今的緬甸的領土上，在過去，曾建立過好多國家。據我們所知道的，在十六世紀以前，其主要的，有猛人國，有撣國，有驃國，有蒲甘，有建都等等。

在歷史上，猛族似乎是統治緬甸最早的民族。約在公元前二三世紀，這個民族已在現在緬甸的南部，建立國家。但是它所建立的國家，不只一個，而是好多個。這就是說還沒有達到以統一同族爲基礎的一個強大的國家的局面。在對付公共的敵人的時候，他們可能聯合起來，有點像近代的聯邦 Confederation 的樣子。

這個民族，在其鼎盛的時候，不只佔領緬甸的南部，而且擴張其版圖到中部，以至叫棲地區以北，於其東領有近代暹羅的大部份，其西達到阿臘下。從十一世紀蒲甘王朝建立以後，這個民族曾與緬族作過劇烈而不斷的鬥爭，其結果是緬族勝利，而猛族失敗。過去的無情殺害與驅逐，使這個民族的人口，大大的減少。現在留存於緬甸者，約有一百萬，主要是居在沿海與毛淡棉一帶。關於猛族諸國，我在猛族諸國初考一書，另有敘述。

撣國的民族，是屬於撣泰族。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有關於撣國的記載。在南北朝的時代，這個

國家可能已衰亡，但其民族仍然散居於緬甸的東北部或其他一些地方。到了十三世紀，蒙古勢力伸張到緬甸以後，蒲甘衰亡，代之而興者就是這個撣族。歷史學者稱爲撣族統治緬甸的時期。到了十六世紀的上半葉，這個朝代又爲緬族所滅亡。從此以後，以至於今，可以稱爲緬族統治緬甸的時期，雖則在緬甸南部的傍海地區，如猛族所統治的白古，還繼續存在到十八、九世紀，始爲緬族所滅亡。直到現在，在緬甸聯邦中，還有撣邦，其所居地方的面積很大，僅次於緬族居住的地方。關於這個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或統治的朝代，我也已在撣泰古史初稿中說明。

至於驃、蒲甘、或緬人，以及建都，照我個人的意見，應該都是屬八、八類學者所謂藏緬族。這個民族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我國古代的羌氏與後來的藏族，藏族可以說是羌氏的後裔。他們本來居於甘肅青海一帶，後來逐漸南移，而至西藏、雲南、與緬甸。唐代的吐蕃與南詔，應該都是這個種族的支派。其南入緬甸境內，而最先建國的是驃。驃在三國或後漢時代已開始建立國家，位在撣國之南，猛族國家之北。但在這個時候，領土似乎很小，人民也不見得很多。到了隋唐時代，興盛起來，至宋而衰亡。繼驃而起的是蒲甘王國，繼蒲甘而起的是建都。在蒲甘建國初年，雖消滅了南部瀕海的直通，但是猛人國之在緬甸南部者，如白古，仍然存在。至於建都之在緬甸境內，只佔有其北部的一些地方。今天的緬甸可以說是始於十六世紀的中葉，雖則也可以溯到蒲甘王朝的時代。

在民族上，這幾個國家雖都屬於藏緬族，但是這些國家的民族，不只與原來的羌氏或藏緬已

有很多的差異，就是在他們之間，也有不少區別。在遼遠和長期的遷移的過程中，他們不只受了所經過的地方各種族的影響，尤其是定居於緬甸之後，更與當地人民如猛族，如掸族或是其他土著等等，鄰居雜處，互相通婚，使其種族血統，互相混雜，這是自然而然的。至於在文化上，這些民族的互相影響，更為顯明。話雖如此，但驃人、蒲甘人、或緬人，以及建都人，不只在體質上有所不同，就是在語言、文字，以至風俗、習慣、信仰、制度也有所差異。

可是從人類學者的種族分類眼光來說，他們都可以稱為藏緬族。

關於在緬甸的古代藏緬諸國的史料，在我國史籍中，是比較缺乏的，然而這些史料，是極為難得的記載，是十分可寶貴的。假使沒有關於驃的中國史文的記載，那麼，縱使近年來考古學者在這個國家的國都上發掘了不少的古物，倘若要寫關於驃的歷史，就很困難。緬甸歷史學者所常用的琉璃宮史，雖然也有其參考價值，但這本著作，無論是在時間的敘述上，或事實的記載上，都有很多的錯誤。而且，此書所記的，也可以說是神話多而史事少，有的地方竟流於荒誕。所幸近代考古學者，發現了不少碑文，發掘了很多古物，可以補充我國史書的記載。這種考古工作，若繼續下去，將來對於這些國家的歷史研究，當有更大的貢獻。

關於下面所敘述的幾個國家的史料，本來就比較缺乏，而我現在所掌握的材料來說，更是不多，尤其是對於當地所發現的碑文與發掘的古物方面。至於緬甸或他國學者已發表的有關這些國家的論文，也為數不少，但在目前尚無法找到。因而這本書的內容貧乏就特別顯著，尤其是關

於建都這部分。關於這個國家，史料根本就缺乏，研究這個國家的學者更少，所以這個國家的好多重要歷史問題，是不容易解答的。如它的建國時間，歷史發展，疆界大小，以至究竟這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等等——對於這些問題，我雖然獲得了一些史料，畫出一個輪廓，可是漏洞不少，缺點很多。我自己有時就有這樣的感覺：只憑目前我自己所找到這些史料來敘述，就不免會有變為實證少而猜想多的危險，儘管這樣，作為難得而寶貴的史料來看，似乎還有發表的價值。

藏緬古國初釋

陳序經

序

緒論

第一編

驃國

第一章

驃國的名稱

.....

一七

第二章

驃國的歷史

.....

二四

第三章

疆域與鄰國

.....

三三

第四章

方物與音樂

.....

四三

第五章

佛俗與建築

.....

四九

第二編

蒲甘

第六章

蒲甘的史料

.....

五〇

第七章

蒲甘與蒲端

五九

第八章

國都與疆域

六〇

第九章

蒲甘的城市

六一

第十章

水道與陸道

六二

第十一章

語言與文化

六三

第十二章

宗教與佛教

六四

第十三章

蒲甘列王紀

六五

第十四章

蒲甘的鄰國

六六

第十五章

蒲甘與中國

六七

第三編

建都

第十六章

中國的史文

一六八

第十七章

外國的材料

一六九

第十八章

一國或二國

一七〇

第十九章

早期的歷史

一七一

第二十章

種族與王族

一七二

緒論

騾與蒲甘的種族是屬於那個種族，這是外來的種族，還是原有的種族呢？這都是研究騾族、蒲甘種族的重要問題。

據近代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的意見，騾與蒲甘是現在的緬甸的藏緬族，是在緬甸這個地方所建立的較早的國家或王朝，這個藏緬族，是一個外來的種族，而不是原有的種族。

因為這個種族之在緬甸者受了印度文化的影響的程度很深，歷史很久，也曾有人以為這個種族是來自印度，但從現在來說，這種看法不見得是對的。一個國家的種族，可以受別的國家的文化影響，但其種族不一定來自這個國家。在東南亞的各國中，受印度文化的影響的國家很多，除了緬甸以外，有如暹羅，如老撾，如柬埔寨，如已經滅亡的占婆與猛族諸國，但這些國家的種族，主要的、也可以說是絕大多數的，並非來自印度。在地理上，在東南亞的各國中，緬甸之於印度雖較為接近，但這兩個國家在種族上，是不相同的，是無可疑的。

從人類學者的人種分類來說，騾、蒲甘、緬族是屬於藏緬系，所謂藏就是西藏，緬甸所以列為藏緬系，是因為緬族與藏族不只是同屬於一個種族，而且是來自同一地方，這個地方就是中國

的西北一帶，——甘肅、新疆、青海、四川、西藏。

這一個種族，在中國歷史上所慣用的名稱是叫做羌，也有稱爲氐羌的氐，也稱爲巴氐，但其較爲常用的名字是羌。我們這裏所說的羌，是廣義的，這也就是包括古代的巴氐等種族。至於唐宋的吐蕃，明代的西番，或烏斯藏，清至現代的西藏或唐古特 *Tanguts*，都是屬於這個種族。這個種族之見於中國典籍歷史很久，書經牧誓篇已說到：

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詩經殷武也說：

自彼氐、羌，莫敢來享，莫敢來王。

這說明羌族在殷周時代已與中國接觸。關於古代的羌族，後漢書卷一一七西羌傳說得很清楚。今摘錄數段於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鄙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

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

又說：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迫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於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剽女遇於野，遂成爲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曰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獫狁。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鶻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將娶妻婦。忍生子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又說：

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

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爲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元康三年，（公元前六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遣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驛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

又說：

建武九年（公元後三三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十一年（三五）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後一〇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延熹二年，（一五九）……燒當八種，寇隴右，頗（殷頗）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並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殷頗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閔無威畧，羌遂陸梁，覆沒

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

明史卷三三〇西番傳說：

西番卽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零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殷瑗、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

我抄錄上面數段話，因爲這與現在緬甸的緬族以及在唐代的騾族的來源，都有了密切的關係。

首先，讓我們指出羌族在三國以前，其分佈的地方是在甘肅的西北，新疆的東南，以及青海四川以至雲南各處，在南北朝的時候，他們還有很多居於陝西，這就是關中一帶。所以江統在其徙戎論中還說：「關中之人，夷羌居半，竟喧賓奪主」。這說明他們在地理上分佈很廣。

但從上面數段話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來，經過西漢與東漢的不斷攻伐，羌族逐漸向西南遷移，漢武帝時，打通河西走廊，聯絡西域諸國，不只斷匈奴右臂，而且使北邊的胡與南邊的羌，不得「交關」，胡人逐漸向西北走，羌人逐漸往西南走。在中國西北的羌人既往西南走，原住在西南如青海、四川或雲南北部的羌人，也往西南遷徙。又經過東漢的不斷征伐，在東漢的下半葉，我們相信羌人之散居於雲南以及緬甸北部，必定不少。到了三國時代，一部分的羌族已抵達緬甸的中部與南部。

在中國四川的羌族，經過秦定巴蜀之後，再過兩漢的時代，原有的巴氏，若不向西南遷移，

就已同化於漢族。所以，到了三國，已大致成爲漢族的地方。至於甘肅青海新疆的羌族，在東漢以後，也多向西藏遷移。經過晉南北朝的數百年的時間，這個種族不只有了很多據有西藏地方，也有不少居在雲南的西北一帶。唐代在西藏所建立的吐蕃，與在雲南所建立的南詔，都是這個種族所建立的國家。有人說南詔是泰族所建立的國家，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承認在南詔所統治的疆域內，有了很多的泰族。但南詔的統治種族，不是泰族，而是羌族。羌族自北移南，經過遼遠的途程，與好幾百年的時間，尤其是遷到雲南緬甸的羌族，已與其在遷移的途中所接觸的各種種族，特別是在雲南的哀牢與在緬甸北部的撣族（這都可以說是泰族）互相混雜，所以已非原來的純粹羌族。

在唐代羌人除在中國西藏建立吐蕃與在雲南建立南詔之外，在現在的緬甸的領土上，還有一個驃國。這個國家據中國史書所載，魏晉時代，中國人已經知道，這個國家可能是在這個時代之前已經建立。這也說明了羌族之到緬甸的時間是很早的，至少在東漢上半葉，他們已到了雲南與緬甸的中部。

爲什麼在東漢時代他們不在雲南與緬甸建立國家，這可能是因爲在東漢時代，他們還是初到這些地方。而且，在雲南有了一個哀牢，在緬甸北部又有了一個撣國，在緬甸的南部及中部，又爲猛人所統治。這些從北方南移的羌人，只能散居於這些地方，而受了哀牢撣國與猛人的統治。

三國以後，哀牢與撣國可能逐漸衰弱，在緬甸的猛人也可能衰弱，所以在緬甸的羌人，遂能

聯合起來，而建立驃國。這個國家歷史，雖然很長，但在唐代的下半葉，也已趨於衰弱，而爲南詔所擊敗。其數千人民，還爲南詔所俘，遷到雲南的昆明。應該指出，南詔與驃國，其種族的來源雖是羌族，但因爲他們南移的時間既不相同，而其所居的地方又各異，因此不只語言、風俗、文化，固有所不同，就是種族上，也已有了多少差別。

驃族應該是羌族之最早南移的一支。他們不只在長途的遷移中受了在途程中所接觸的種族，如哀牢，如掸族，或是其他種族的影響，而且在散居在緬甸的時候，又深受猛族的影響。我們知道在現在的緬甸的領土上，在後漢時代或是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後二三世紀中，在其北部有了一個掸國，這是與在雲南永昌一帶的哀牢相靠近或接壤。在其中部以至南部靠海的地方，是猛族所統治的地方。猛人國的北部邊疆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很難確定，但我們知道，至少在叫棲 *Kyause* 或曼德禮這一帶，或其北因爲叫棲的水利工程，最初是猛人所建築。驃國的國都，是在現在的卑謬，這是遠在叫棲之南，從叫棲到卑謬的路程，比之從卑謬到白古的還要遠，驃國的國都既在卑謬，則其南部的疆界，應該是在卑謬之南，或是在卑謬與白古之間，因爲在驃國的時代，其南部的猛族，還保存白古直通及頓遜一帶。

這說明了一點，這就是驃國的領土的中心部分，是在猛人國所曾經領有的土地。起初驃人或羌族的一支派是散居在伊洛瓦底江的中游，這就是曼德禮與卑謬一帶，他們在這裏慢慢的繁殖起來，到了猛人國與掸國衰弱的時候，他們遂佔有其地，而建立驃國，但同時這個驃族之同化於

猛族的程度，也必定很深，所謂同化，不只在其文化方面，而且是在其種族或血統方面，從現在的攷古學者，在卑謬所掘出的好多古物來看，驃人是受了印度文化而尤其佛教的影響很深的，但這種影響，主要是從其南部的猛人國而來。至於種族方面，驃人到緬甸後，在未建立國家之前，既受了猛人的統治，在建國之後又還與猛人雜處，那麼二者互相混雜，也是沒有問題的。

又驃國既與南詔毗鄰，兩國人民在血統上在文化上，互有影響，也是自然而然的。上面已經指出，近來人們以爲南詔是屬於撣泰種族，他們所以這樣的主張，大概是根據撣族與南詔的祖宗來源的故事，南詔野史有一段話說到這一點。這部野史卷一的南詔歷代中告訴我們道：

自古記西天竺摩竭國，阿育王驃苴低娶欠蒙虧爲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長子蒙苴附羅十六國之祖，次子蒙苴廉吐番之祖，三子蒙苴諾漢人之祖，四子蒙苴酬東蠻之祖，五子蒙苴生十二子，七聖五賢蒙氏之祖，六子蒙苴託獅子國之祖，七子蒙苴林交趾國之祖，八子蒙苴頌白子國仁果之祖，九子蒙苴關白夷之祖。

又接着說：

哀牢夷傳哀牢蠻蒙伽獨捕魚羅池溺死，其妻沙壹往哭之，水邊觸一浮木有感而妊產十子，後携子至池上，木化爲龍言曰我子安在，九子驚走，獨季子背龍而坐，龍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坐爲隆，故名之曰九隆氏。哀牢山下有名奴息波生十女，九隆弟兄妻之，立爲十姓，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於衣後著尾，子孫繁衍，居九龍山谿谷

間，分九十九部，而南詔出焉。

後這一段故事見於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傳。前一段故事沒有問題，是從後一段故事脫胎而來，可是印度化了。這也不見得奇怪。因為南詔曾受佛教的影響，然而南詔的佛教，據我們所推斷，恐怕還是來自驃國，因而又受了驃國的影響。很可能的是當驃族經過雲南時在永昌一帶居住過，受了哀牢或掸族的故事的影響，後來他們到了緬甸之後，又受了印度佛教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可能是從猛族而來，哀牢祖宗來源的故事，遂變為驃族的印度化的故事。這裏所說的驃苴低是驃的祖宗，也是驃的國名。

這個故事，後來又影響於南詔，所以南詔又採用了。南詔野史卷上南詔稱謂官制一段中說：南詔稱帝曰驃信。

又新唐書卷二二下南詔傳說：

元和三年（八〇八）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言君也。

不但這樣，這個故事還且影響於緬族，關於這一點伯希和在其交廣印度西道考十六段中說：阿育王王子與其九曾孫之名，顯非漢名，設若觀其名稱之組合，則見阿育王子驃苴低名末一字，與其子低蒙苴之名相連，而低蒙苴九子之名八子名首二字皆為蒙苴，此與南詔及緬甸父子連名的習相類者也。而且，驃苴低名中的驃，恰為中國載籍譯寫南詔時代統治緬甸種族之Pyu之對音，再以前述之緬甸王世系對核之，此種王名據緬甸史所載，乃二世紀與